召對錄

召對錄序

隆古聖哲都俞一堂龍雲類從魚水交契故能翼宣至理躋世熙平詩書之文可考也漢唐以降此道寖微然而英誼側席忠賢遇卷宣室召問栢梁和歌延英之奏

御有呈崇政之議事不輟垂之史冊並爲美談本朝自
二祖開基
宣廟嗣統法宮便殿燕見非時內閣平臺幸御不絕自後亦復寥寥矣
泰陵銳意修復無何而

龍馭上賓
永陵取法同游未幾而朝儀併廢堂
廉迥隔晝日潤疏溉釜列釁睽
隔已甚昔以為成規令以為曠典
故盧陵有諭對之録長沙有交
泰之編永嘉任丘別有私紀學士

大夫時或稱而道之臣忝非據渥荷
上息九年之中對
郊壇對
山陵感思殿對渾河對
毓德宮者各一對
朝門御幄者三大抵敬天勤民定

允良容直諫飭邊備諸政事史官
記注起居貯之東閣會
三殿災皆燬于火臣纍從閣中錄得
數條藏之家語云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臣
爲此懼乃倣先正遺意輯而存

之為名對錄以示子孫使世世瞻
戴頌述無替隊焉
大學士臣申時行謹書

召對錄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戊午昧爽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步

皇極門御暖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

郊壇致祭

上徒步出大明門三輔臣隨行百官皆前導

上數目輔臣使近前至

南郊

上躬禱畢出御幄次

名輔臣及九卿

諭司天時亢旱雖由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

官貪贓壞法剥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

上干

天和今後還着該部加慎選用臣時行對曰

皇上為民祈禱不憚勤勞一念精誠

天心必然感格其屢禱未應皆臣等奉職無狀

所致今天下有司官果然不能仰體

皇上德意着實奉行臣等當即與該部商量申

飭

上曰還着都察院行文與他每知道務令着實

奉行毋事虛文時行對曰今後如有不着實

奉行虛文塞責者容臣等請

皇上重法懲治

上曰先生每説的是時行又奏言

皇上敬天勤民真切懇至臣等不勝仰戴但

聖體勤勞宜倍加調攝

上曰知道了將還近侍請進

法駕

上遽麾却復步至

皇極門御座時行等叩頭云

皇上步行禱雨禮成回宮臣等不勝欣戴

上荅曰先生每辛苦時行等對云

聖體勤勞臣等分當奔走因叩頭謝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退

御暖閣召輔臣時行等至前

牘授時行曰這是陝西廵按御史董子
行奏本先生每看時行受牘且披且奏曰臣
昨日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看過其一
說撫鎮官當親自廵歷地方廵撫一年一
次總兵一年兩次其二說廵撫當久任責
成其三時行方檢疏中條件未及言
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是說邊方兵備官宜
加優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
慎選用破格遷除其所言多是

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專委那小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曰

聖鑒允當邊事全賴總兵巡撫整理若每年巡歷地方則凡險要修與不修兵馬齊整與不齊整都身親目擊下吏不敢躲閃欺蔽自然盡心整理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看其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邊奸專靠下人查看不得時行對言巡

擢遷轉昨蒙
皇上以方孫靜任淺不准推陞臣等深服
聖斷着令久任最是蓋在任年久不惟其才猷
得以展布便是地方百姓也得相安
上曰然即有年久的寧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
更動這本先生每將去看來時行等叩頭謝
曰
皇上留心政務臣等不勝欣戴但臣等愚闇不
能仰贊

聖明萬一尤不勝愧悚
上曰今後有政事再與先生每商量時行等復
叩頭出閣臣
名對之典自
孝廟而後久廢不舉是日
朝罷百官俱北向立候
上還宮忽
就暖閣名三臣即三臣亦不知所以比奉對出
百官聞狀無不喜色相慶謂復見

孝廟時盛事翕然有太平之望矣

○萬曆十三年閏九月初九日

上閱壽宮畢還

感思殿輔臣時行等迎于道傍

回顧四臣命司禮監太監張誠

有頃

召四臣入既叩頭

朕親閱壽宮禮成卿等扈從勤勞卿

元輔特賜玉帶一條羅衣一襲次輔國玉帶

一條羅衣一襲次輔錫爵羅衣一襲次輔家
屏羅衣一襲以酬卿等之勞時行等奏
壽宮吉壤斷自
聖裁臣等奔走無功乃蒙
皇上非常特賜臣等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因叩頭
謝
上復諭云定國公文璧彰武伯炳各扈從有勞
人每賜玉帶一條羅衣一襲以酬之卿等傳

示時行對云臣等容即傳示叩頭出及門

上遽命中使止之仍

召入東室

上以部院諸疏授時行等

諭曰朕看閱壽宮自有主張他每原不知風水

如何紛紛來說時行等對云

大峪山原係吉壤

皇上聰明天縱一經

聖覽自有定裁但

皇上此行上自
兩宮聖母下至六軍萬姓無不願
皇上亟賜裁定近因人言恐
聖心有所疑惑所以九卿諸臣有此陳奏
上曰且待朕看定如何這等忙迫是甚麼意思
時行對云諸臣之意不過欲仰賛
聖裁亦無他也
上意未釋復以御史柯挺疏授時行曰柯挺劾
說要向簡山如何又不說了着他回將話来

時行對云柯挺初時原有此議因張邦垣
說已亥于
景命相妨所以不敢固執前說
上復以李植等疏授時行時行見其疏內有青
白頑石語對云李植等說青白頑石大不
是大凡石色麻頑或帶黃黑者方謂之頑
若其色青白滋潤便有生氣不得謂之頑
石矣
上曰李植等原擇三地二處不堪其寶山一地

亦可著調外任罷時行對云

聖裁允當因請將諸疏持出票擬進

覽

上曰先生每擬票來朕覽又

諭云朕明日還京四臣皆叩頭出

○萬曆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上視朝畢退

御暖閣召輔臣時行等入因出四臣所上疏

手授時行

諭云昨覽卿等所奏深切時政着各該衙門着
實議行時行等奏前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
臣等不勝憂懼仰惟
皇上祗畏
天戒軫恤民艱
勑諭臣等句句都是敬
天憂民之誠但臣等愚陋不能仰承
德意偶有一得之愚煩瀆
聖聽伏蒙

皇上嘉納不勝感激因叩頭

謝

上復諭云織造燒造原非得已既先生每說重的再減去些近開水田人情甚稱不便既百姓不願不該强行時行等奏這水田有說前者科道官紛紛建議說京東地方田地荒蕪廢弃可惜相應開墾京南常有水患每大水時至漂沒民田數多相應疏通故有此舉昨御史既說滹沱河難治宜且暫停

若開墾荒田則薊州等處開成已五六萬畝不宜遽罷

上復云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濕潤北地鹻燥且如去歲天旱井泉都乾竭了這水田怎能做得時行等對臣等愚意也只要開墾荒地不是要盡開水田

上曰荒蕪可開水田不必做時行等對

聖裁允當只該相地勢察人情不可强民

上曰先生每將去票來時行等叩頭欲起

上復云朕居深宫外間民情事務不得周知還
要先生每調停有該說的不時奏來時行等
對云臣等幸蒙
皇上委託不敢不盡心盡言乃退
〇萬曆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上視朝時
聖体初安百官致詞稱
賀畢
上召三輔臣至

皇極門暖閣時行等奏
聖躬萬福臣等瞻覩
天顏不勝慶忭
上曰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掛心時行
等叩頭謝
上于袖中出二疏手授時行乃主事王德新員
外顧憲成疏也先一日發閣擬票傳
旨欲處二臣時行等皆擬罰俸
上曰如今用人那一箇不是朕主張二主事肆

言却說不是朕獨斷好生狂妄時行對云
皇上天縱聰明乾剛獨運即今朝廷政事各衙
門章奏無一件不經
御覽無一事不出
聖裁司屬小臣不知妄言原無損于
皇上聖德
上曰臣下事君上也有箇道理他每把朕全不
在意朕非幼冲之時如何說左右簧鼓先生
每擬的太輕還改票來時行奏云二臣狂妄

罪實難逭但臣等仰見
皇上明並日月量同天地區區小臣不足以褻
雷霆之威即外論疑及臣等寧使臣等受誣蒙
謗不必輕動
聖怒
上曰先生每是朕股肱與別的不同須要為朕
任怨若只要外邊好看難為君上時行對臣
等受
皇上厚恩雖犬馬無知也當圖報敢不任怨

上曰他每說話必有主使之人着追究出来時
行對建言的也有幾様有忠實的人出自
已見不知忌諱者有愚昧的人不諳事體
道聽塗說者未必出于主使語未竟
上曰還是沽名賣直的多着不重處不肯休歇
前有旨各衙門戒諭司屬通不遵依也問他
時行等欲再為申解
上遽云先生每便行去改票来時
聖躬新愈未耐久坐時行等不能畢其說乃叩

頭退是日初見

天顏開霽詞旨甚溫至語及二臣踈聲色頗厲

而諄諄亹亹

玉音琅然三輔臣退而歎息

上之聰明英斷如此

○萬曆十五年八月初三日

上御皇極門視朝畢退

御暖閣召三輔臣入

上曰朕見各處奏報災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

憂憫事有關於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
思詳議采行時行等對臣等竊見近日以来
各處奏報災傷如陜西充旱江南大水江
北又有蝗虫河南一帶又被黄河衝决委
的災傷重大
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這是臣等奉職無狀
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
皇上深念邦本少留
聖心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

冤枉撫按官亦不爲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

今懲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着該部

院行與在外衙門知道時行對有司爲民父

母若是貪贓壞法百姓果然不得安生若

民間果有冤抑不得伸雪委的有傷和氣

聖見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勝仰服但臣

等一得之愚竊謂今日救荒之政還有兩

件一是蠲免一是賑濟

上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尅了只充自已囊

槖小民不霑實惠時行對有司有不才的只

在上官稽察

朝廷恩澤自不可已如錢糧出自田地田地既

荒百姓沒了喫的如何又辦得錢糧就日

加箠楚終不能辦

皇上悉旌殨瘍之恩大賜蠲免人心纔得少安

如今帑藏空虛經用不足蠲免固難輕議

然古人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目前雖

不足用耶百姓還在田土還在一年耕穫

便可出辦錢糧民皆

皇上之民財皆

皇上之財何憂匱之

上曰災傷須分別輕重使實惠及民時行對以

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此在按臣覈

實奏報該部照例施行

聖見允當

上猶諄諄言有司虛應故事視

詔令如故紙時行奏
皇上有此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臣等尚有賑濟之說盖無田無食之民獨免所不及者若不加賑恤則餓死道路趂食他方强暴之徒起為盜賊
上曰有司刻剥百姓百姓極了怎得不做盜賊時行對為今之計須查各處倉庫見貯銀穀或散與穀子或煑與粥喫亦可救旦夕之命賑濟也不容已

上曰先生每到閣有該行的議擬来行時行等

又奏豁賑事情各出自臣下所請則恩歸

于下惟是

皇上獨斷則恩出自

上人心必然感悅容臣等撰擬

手勑上請

聖裁施行

上曰然時行等乃叩頭退

○萬曆十六年九月九日

駕幸大峪山臨閱
壽宮明日循西山踰石景至渾河有項中官飛
騎傳
詔趣台臣時行臣國臣錫爵及定國公臣文璧
臨淮侯臣言恭見于渾河
幄次時行等叩頭畢
上起觀河流河水迅急中流架木為梁
上諭河水顧時行等曰此河洶湧如是聞黃河
數決為民害當亦同之時行對曰此滹沱河

正流敷源桑乾從塞上入內地數百里出
琉璃橋或遇水漲時有衝決若黃河則其
流更遠其勢更大無論前代即
本朝赤屢屢潰決不惟居民受害每至漕運梗
塞故
國家以治河為第一要務
上曰經理河務須在得人時行對今河臣為潘
季馴他在河道久感
皇上拔擢之恩不敢不盡心任事

上曰好着他用心時行等叩頭退因
命三輔臣作歌以紀其事云
○萬曆十八年正月朔甲辰免朝賀
上在毓德宫
召閣臣時行等四臣入見于西室
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
元旦新春仰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又奏云
臣等久不瞻覲

天顏下情不勝企戀恭候
起居萬安叩頭
上曰朕之疾已痼矣時行等對云
皇上春秋鼎盛
神氣充盈但能加意調攝自然勿藥有喜不
必過慮
上曰朕昨年為心肝二经之火時常舉發頭目
眩暈胸膈脹滿近調理稍可又為雒于仁這
本肆口妄言觸起朕怒以致肝火復發至今

未愈時行等奏
聖躬關係甚重
祖宗神靈
兩宮聖母皆憑藉
皇上當倍萬珍護無知小臣狂戇輕率不足以
動
聖意
上以雒于仁本手授時行云先生每看這本說
朕酒色財氣試為朕評一評時行方展疏未

及對

上遽云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若酒後持刀舞劒非帝王舉動那有是事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他必相隨朝夕間他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如恭妃王氏他有長子朕着他調護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嘗有偏他說朕貪財因受張鯨賄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這等說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朕若貪張鯨之財何不抄沒了他又說朕尚氣古云少時戒之在色壯時戒鬬勇戒鬬勇即是氣朕豈不知但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如今內侍宮人等或有觸犯及失悞差使的也曾杖責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說都是杖死先生每將這本去票擬重處時行等對云此無知小臣誤聽道路之

言輕率瀆奏

上曰他還是出位沽名時行等對云他旣沽名
皇上若重處之適成其名反損
皇上聖德惟寬容不校乃見
聖德之盛時行以其疏繳置
御前
上沉吟答云這也說得是到不是損了朕德却
損了朕度時行等對
皇上聖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
上復取其疏再授時行使詳閱之室中微闇認

字難真時行稍閱大意
上連語云朕氣他不過必須重處時行云此本
原是輕信訛傳若將此本票擬處分傳之
四方反嘗做實話了臣等前見疏久
留中在閣中私相頌歎以為
聖度寬容超越千古臣等愚見謂照舊
留中為是容臣等載之史書傳之萬世使萬世
稱
皇上是堯舜之君此乃盛事復以其疏進

御前
上復云如何設法處他只是氣他不過時行等
并所發出亦無他法處之還望
皇上寬宥容臣等傳語該寺堂官使之去任可
也
上首肯
天顏稍和因云先生每是親近之臣朕有舉動
先生每還知道些那有是事時行等對云
九重深邃

宮闈秘密臣等也不能詳知何况踈遠小臣只是輕信訛言不足計較

上曰人臣事君該知道理如今没箇尊卑上下信口胡說先年御史有簡党傑也曾數落我我也容了如今雒于仁就和他一般因是不曾懲創所以又來說時行等對云人臣進言固是忠君愛國然須從容和婉如臣等常時不敢輕瀆惟事體有不得不言者纔敢陳奏臣等豈敢不與

皇上同心這小臣臣等亦豈敢叫護只是以

聖德聖躬為重

上曰先生每尚知尊甲上下他每小臣卻這等

放肆近来只見議論絲絲以正為邪以邪為

正一本論的還未及覽又有一本辯的使朕

應接不暇朕如今張燈後看字不甚分明如

何能一一遍覽這等的殊不成箇朝綱先生

每為朕朕肱也要做箇張主時行等對云臣

等荷蒙

皇上任使才薄望輕不能鎮壓人情以致章奏
紛紜煩瀆
聖聽臣等有罪但臣等因鑒前人覆轍一應事
體上則稟
皇上之獨斷下則付外廷之公論所以不敢擅
自主張
上曰不然朕就是心先生每是朕股肱心非股肱
安能運動朕既委任先生每有何畏避還要
替朕主張任勞任怨不要推諉時行等因叩

頭謝云蒙
皇上以股肱腹心優待臣等犬馬猶知報主況
臣等受
皇上高厚之恩敢不盡心圖報任勞任怨四字
臣等當書之座右朝夕服膺語畢時行復
進云
皇上近来亦進藥否
上曰朕日每進藥二次時行等云
皇上須慎重揀選良藥

上曰醫書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時行等又云

皇上宜以保養聖躬爲重清心寡欲戒怒平情

聖體自然康豫矣時行等又奏云臣等久不瞻

覲

天顔雖有芻蕘之見不能一一

陳今日幸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踈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臣等亦不敢數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軟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蚤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便出就外纔放心時行等又云

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宜令

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教

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

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有成者語云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教乃
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
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
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
還至宮門內上[illegible]良久

上令内臣覘視申閣老等聞名長哥亦喜否時

行等語内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内臣

入奏

上微哂領之有頃

上命司禮監二太監謂時行等可與張鯨來先

生每責訓他時行等云張鯨乃左右近臣

皇上既已責訓何須臣等司禮監入奏

上復令傳諭云此朕命不可不遵有頃張鯨至

向上跪時行等傳

上意云爾受

上厚恩宜盡心圖報奉公守法鯨自稱以多言得罪時行等云臣事君猶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鯨呼萬歲者三乃退司禮入言

上

上曰這纔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禮太監傳言皇長子至矣

皇三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

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円

賀

上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
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且數病
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
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蚤定大計
宗社幸甚乃叩頭出是日時行等以

傳免朝賀特詣
會極門行禮忽聞
宣召急趨而入歷禁門數重乃至
毓德宮從来閣臣召見未有得至此者且
天語諄復
聖容和睟藹然如家人父子
累朝以来所未有也
○萬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上御門視事畢

召閣臣時行臣國臣家屏見于

皇極門暖閣

上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手授時行

且曰朕近覽陝西督撫梅友松等所奏說虜

王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是如何時行

等對近日洮州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切

憂慮伏蒙

聖問臣等敢以略節具陳洮河邊外都是番族

番族有兩樣中茶納馬的是熟番其餘的

是生畨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畨賊所以武備單弱倉猝不能堵遏如今虜王過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為搶畨又恐中國救護他故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防

上曰畨人也是朕之赤子畨人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督撫官奉有勑書受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預先整理防範到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拿来重處朝廷自
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仰見
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正要責成他着
他選将練兵及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将官輕賤凌虐牽
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纔用他且如各邊
但有些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做自巳
的功及至失事便推與将官及些小武官虛

文搪塞時行等對各邊文武將吏各有職掌
功罪須要覈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調
度畧臨戰陣之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
有副總兵有參將遊擊守備各分信地如
有失事自當論罪
上曰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
葛亮綸巾羽扇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
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名臣古來絕少人
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

聖諭即當傳與兵部轉諭督撫諸臣盡心經理以紓
皇上宵旰之憂
上曰將官也要揀選好的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的纔好時行等對將才難得如今都是選擇用的但是欵貢以來邊將經戰陣的也少了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

近日科道官建言要推舉將材臣等曾對
兵部說及早題覆着九卿科道官會同推
舉
上曰前月有御史薦兩箇將官時行等對薦的
將官一個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臣等親
見他也是中常之才只宜腹裏總兵一箇
是尹秉衡先年是箇好將官如今老了
上曰這不論他年老趙充國也是老將只要有
謀略時行等對將在謀不在勇

聖見高明非臣等愚昧所及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
為朕股肱宜嘗朕用心分理如今邊備廢弛
不止陝西或差有風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
前去如軍伍有該補足的錢糧有該措處的
着一一整頓商書云事事有備無患趂如今
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收拾了時行等對
當初許虜欵貢原為內修守備外示羈縻
只為人情偷安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

或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御史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如今要特差時行等對
臣等連日正在閣中商議要推舉大臣一
負前去經略且重其事權使各邊聲勢聯
絡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擬傳帖恭請
聖裁施行
上曰還擬兩箇來行已復言欵貢事
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時行等言自俺答獻逆求封賴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欵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欵貢亦不可久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
朝與宋事不同宋時中國弱夷狄强原是敵國今北虜稱臣納欵中國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虜虜酋心驕意大豈有饜足之時須是自家修整武備保守封

疆時行等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于決戰又不可專于主撫只是保守封疆據險守隘堅壁清野使虜不得肆意侵掠乃是萬全之策

皇上

廟謨弘遠邊臣庶幾有所持循至于失事有大小情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則邊臣觀望退縮虜酋反得挾以為重又非所以激勵人心目今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功罪
上曰如今失事也不輕了時行等對賴
皇上聖恩從寬處分容臣傳示邊臣使之感
恩圖報
上復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對臣錫爵
委實有病屢疏求去情非得已
上曰如今有事之時正宜竭忠贊襄如何要去
時行等對
皇上注念錫爵具見優厚輔臣至意臣等亦知

感激但錫爵連年告病臣等責以大義遂
不敢固辭今次病勢果係纏綿臣等親至
其臥內見其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亦不好
强留他

上曰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時行等
唯唯因叩頭奏臣等半月不覩
天顏今日視事仰知
聖體萬安不勝欣慰

上曰朕尚頭眩臂痛下步不方便今日特爲邊

事出與卿等商議時行等叩頭奏伏望
皇上萬分寶重
上又曰聞山西五臺一路多有礦賊嘯聚劫掠
地方官如何隱匿不報時行等奏近日聞河
南嵩縣等處聚有礦賊巡撫官督率官軍
驅逐已解散了
上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因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誤以為失事也復曰釋氏是佛家
曾遣人進香耳時行等對地方既有盜賊嘯

聚該管官員乃隱匿不報其罪不止姑息
而已容臣等傳示兵部令查明具奏遂叩
頭出初
上切責督撫聲色俱厲及論邊事久
天顏愈和神采煥發語亹亹不休時行等退而
稱歎
上留意邊防益明習政事如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